



井中栽树

韩文洲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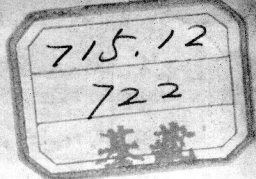
井 中 栽 樹

韓文洲 著

魏振祥 插圖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七年•太原



內 容 提 要

這本書包括“井中栽樹”“關門領導”兩篇作品。作者用幽默的筆法，尖銳地諷刺了官僚主義者。批判了他們不切合實際，不傾聽群眾意見而使生產建設遭受損失的惡劣的工作作風。

井 中 栽 樹

韓 文 洲 著
魏 振 祥 插圖

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并州西街十三號)

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晉出字第貳號

太原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山西分店發行

*

開本：787×1092 耗 1/32 • $\frac{7}{8}$ 印張 • 18,000字

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,590冊

統一書號：10088•43

定 價：一 角

目 錄

井中栽樹..... (1)

关门領導..... (20)

井 中 栽 樹

一 不 能 不 打

孫家坪的人們很会猜县里召开乡干部會議的内容，而且差不多每次都能猜着。一九四九年以前，乡干部挑着被子往村西一走（因为县城在村西），他们就猜起来。当他们猜着是开土改会，地主、富农們就連夜刨地窖、藏財物；貧雇农就准备向地主算賬。近几年来，每到秋收以后，乡干部們和农業社社干部們挑着被子往村西一走，大家就猜定了他們开会回来一定又是要發动打井。土改时，村上大部分人很喜欢看見乡干部們挑着被子往村西走，这几年来可不喜欢了，因为大家对于打井伤了脑筋。

一九五五年秋后，人們又看見乡干部們挑着被子往村西走了，大家就紛紛議論道：“准备干吧，又是一冬天！”

今年冬天，农業社社长孫三狗沒到县里去开会，因为大家往县里走的那天，他患了伤風。两天以后病好了，他想：反正是打井，干就对了，去不去一样。他認為他不去还有点优越性，可以在家里及早动手發动發动社員作好打井准备工作，今年的打井就可以作在各乡各社的头里，就可以比各社作的成績大，就可以当模范。

五天以后，乡干部們开会回来了。

县里召开的这次乡干会，本来布置了三項工作：一是农

業基本建設工作；二是冬季付業生产；三是来年的生产准备工作。乡干部們回来在各种會議上虽然把这三項工作都提到了，干起来却只领导打井工作，因为他們近四年来摸到一条“經驗”，每年到县里总结报告冬季工作时，能不能当模范，就全要看在打井工作上作的怎么样。

孫家坪跟全县大部分乡一样，是个石厚土薄的山庄。村边虽然有一条小河，但长年無水，人們吃水还得到三里以外的一眼井上去担。据长辈人傳說，前人也很想給后代子孫謀点福利，在村边打几眼井，免得老远去担水，費力又耽誤生产。可是無論在那里打，也無論打多么深，总打不出水来。一九五一年冬天乡干部們初次發动打井，說是为了防旱，要把旱地变成水田。那时，干部和群众信心都不高，为了应付上級，大部分人还坚持冬季生产，每天派几个人輪流着到大路边惹人注意的地方去打井，讓外村人和来往行人看見，他們总算是打井来着。但是，与其說是打井，还不如說是磨洋工，他們一共创了六七个坑坑。年終，乡干部到县里去开会，这个乡彙报三十眼，那个乡彙报四十眼，彙报打井多的乡，县委表揚，当了模范；孫家坪打的最少，受了批評，县委說他們是不重視發展水利，不从长远打算。到了一九五二年冬天，上級又号召打井，孫家坪的干部們接受了去年的教訓，全体总动员地干起来了。他們领导全乡群众一冬天打了四十四眼旱井，虽然冬季付業生产和一九五三年的春耕准备工作作得很差，但是打井成績很突出，在县里开会就当了模范，受到表揚。至于这些井的作用怎么样呢？冬天打下的井到了夏天就不見了。因为下了雨，井里有了点水，地里也不旱；等到地里旱了，井也干了。因为井沒有用处，人們也無心管理它，水一冲，土一填，原来打得就很淺，很快就差

不多給填平了。有填不平的，人們見它坑坑洼洼，不便耕作，就動手填平。鄉幹部們也只裝沒看見，好歹憑那些“井”已經當上了“模範”，即使不填平也沒用處了，因為明年要當“打井模範”，反正還得打新的。

到了一九五三年冬天，鄉干們又發動打井，群眾都反對說：“光打井不起作用，反而耽擱了生產，為什麼還要打？”孫鄉長就召開群眾大會作動員報告說：“去年咱們是打井模範鄉，今年各鄉都要打，咱們模範鄉能不打嗎？何況今年咱們又成立了農業社，有了優越性。為了保持咱們鄉的光榮稱號，必須打。”就為了這，又打起來了。就這樣，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孫家坪每年要打幾十眼井，卻沒見有一眼起過作用。但是，不起作用也要打，因為第一，不打井不能當模範；第二，每年冬天各鄉都要打，模範鄉不能不打；更重要的是第三，每年冬天縣里要給各鄉各社布置打井任務，而且一年比一年強調的重要，一年比一年分配的任務大，說這就叫做“提高一步”，所以不能不打。

二 不要理她

農曆十一月初四日的早晨，孫家坪先鋒農業社社員馮八成老漢起得床來，開門一看，只見院里白白地一層，下雪了。他認為下了雪，今天一定不出勁打井了，便坐在炕頭上吸起旱烟來，一邊還計劃着今天趁下雪作些什麼零星活。誰知只抽了兩袋烟，他們的小隊長便在院里喊道：“八成叔，怎麼還不出來走呀？”八成老漢在屋里問：“下了雪還要打呀？”小隊長在院里說：“社長說今天還要正正經經地干哩。快來吧，在外邊等着你哩。”說罷就走了。八成老漢听了小隊長的話有點生氣，他想：如果打井能起作用，就是冒

着冰蛋打也值得。冒着大雪去磨洋工，圖的是什麼？嘿！這麼着，他就沒有出動。誰知因為他沒出動，惹得孫社長生了氣。一會兒，孫社長進來瞪着眼問他：“你怎麼還不走？”八成老漢見他那個怒氣沖沖的樣子，很不滿意。假如是別人，都不敢跟孫社長頂咀，原來八成老漢的女兒馮麗麗和孫社長的兒子孫虎虎正在搞戀愛，他們倆算是預備兒女親家，他憑着這一點，有時敢跟孫社長頂幾句。他就頂孫社長道：

“狗又沒有偷吃了太陽，下着雪我不去！”孫社長見他不去，還依老賣老地跟自己頂咀，更火兒了。便說：“你落后透了！對於社會主義建設，一點也不積極！我看你……”八成老漢最煩有人罵他落后，因此，他也不客氣地回答道：“我怎麼落后？我怎麼落后！問問你，打那樣的井能起什麼作用？能得到什麼利益？冒着雪白誤工，誰自願誰去吧，我不自願我不去！”孫社長聽他口口聲聲“利益”長、“利益”短的，講話的態度又不象個社員對社長講話的樣子，便說：

“你不說，還不知道你是個自私自利鬼！動不動就是‘利益’，動不動就是‘利益’，滿腦子資產階級思想。我還要說：你落后透了！——你不去？好！因為你一個人帶壞了大家，你負完全責任！”他的話越來越硬了。本來，孫社長也知道親家的脾氣不好，假如是平素，看在兒女親家分上也可以原諒他一次。可是這次不同，原因是：第一，他想趁雪天領導全體社員繼續打井，將來到縣里總結打井工作時當個“冒雪打井模範社”，等工作員馬起俊來了寫個稿，說不定在縣里小報上還能登一登；第二，在縣里開會的幹部回來說，馬工作員就在這兩天以里要回來，他知道老馬對工作很“積極”，怕因為下了點雪就停了工，受老馬的批評；第三，他跟八成老漢是兒女親家，如果不把他動員去，怕別人

說他是“官官相卫”，就难說服別人了。八成老汉不知道亲家有这么多难处，硬要性子，孫社长又發着脾气对他說：

“你不去也罢，因为你不去，大家都不去了，老馬来了問下来，你去頂号！”說罢就走了。孫家坪的人都知道老馬的脾气，如果誰对工作稍有推諉，碰上是被斗戶，老馬就要追問他：“你是什么思想？”碰上是翻身戶，他就会說你是“揭了疮疤忘了疼”。他說这些話的时候虽然动声色的时候很少，可也很够听。八成老汉是翻身戶，最怕老馬对他說这話，只得打井去了。

在孫家坪村西通往城里那条大路上，一路两旁挤下三百来人，远远看去，象是要准备欢迎什么貴宾夹道欢迎的队伍。四年以来，孫家坪打井总是在这条大路两旁打，如同一塊地每年要耕一遍一样。因为在这里打，容易讓別人看見他們的打井“成績”。

人們冒着不大的雪进行着打井工作。八成老汉因为心里不痛快，就到地埡根点着一堆小火抽起烟来，以后又圍来十多个人。他們一边抽烟；一边“西游”“水滸”的扯着閑話。

一会儿，孫社长来了。他見八成老汉他們十几个人不干活，在一边訪“李逵”，想道：等一会老馬来了看見他們那种松勁兒，还象个積極打井的样子嗎？就把他們批評了一頓，他們只得又干起来。

傍晚吃中午飯时，馬起俊真的挑着个被子来了。他还相跟着一个人，那就是八成老汉的女兒——孫社长的兒媳妇馮丽丽。丽丽剛入党不久，她是在城里黨員訓練班學習完結，跟老馬一路回来的。

老馬見一路两旁打井的人那么多，一个个干得又很起勁，十分高兴。想道：县委書記說要把冬閑变冬忙，把冬天变

春天，可真是一字不假。大家入社以后，生产积极性可真的表现出来了啊！其实，大家卖勤干是真的，“积极性”可是假的，因为不卖勤，手脚冻得受不了。

孙社长迎上去跟老马说话；丽丽躲开老公公向八成老汉走去。

老马握着孙社长的手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不错，不错！有进步！这样冷的天还发动出这么多的人，真是典型材料。这两天我在县里就一直想，每年冬天不能老是那一套，总得有点新东西，可总想不出个办法来。这就行。县委书记说，三两天报社要来个记者，还要来咱们这里采访，好好干吧！今天来了多少人”？孙社长听说要来记者，更高兴了。他伸了三根指头说：“三百多。”老马说：“好。就得这样干，要不，先锋社是全县任务最大的一个社，一百二十眼井，不是个小数目字呀，况且咱们还跟全县各社挑着戥哩，咱们又是示范社，先锋社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做出最大成绩来，要不，怎么带动全县哩！”

原来，这个县有这样一种风气，凡是在最短时间里完成最大数目字的就是最好的模范。比方：能在三天内把下种工作全部结束者；三百人五天能打一百眼井者；越离奇越好，一定能被当作典型范例向全县推广。老马说的“最大成绩”就指的是这种成绩。

孙社长引着老马顺路看了一下大家打的井，老马一见那数不清的坑子，十分高兴。想道：“等报社的记者来了一看，保险会很受感动的，不写稿也不由他。忽而又想道：把人们都集中在这条大路两旁打井，等记者来了一看，会看出来我们是专门为了应付上级和外人眼，专门摆给记者看的。因此：他决定明天拨一小部分人到别处去打，以说明先锋社实

实在是在打井的。

丽丽找她爹，路过四小队打井的地方，只听人们冷言冷语地低声喊道：“……反正是一年不如一年了，往年打废井，下雪天还能休息休息，今天下雪也得打，图的是什么啊！”“年年白费工，打废井，县里边也不改变改变方针，太官僚主义啦！”“难道县政府就是叫打废井吗？”“当然是啦！要不，咱们去年打了废井，怎么还当了全县的打井模范啦！”“我看也不一定，都是下乡干部领导坏了！”“也愿县里边太官僚主义！”“别说啦，看叫老马听见了。”

“听见叫他听见吧，又不是假的！”这些话丽丽去年冬天就听到过，那时她认为说这些话的都是落后分子，还批评过说这些话的人。今天，她初听了这些话，还拿白眼看了他们几眼，后来一想，开始感到他们的意见是对的。她想：党员训练班的每一课，都提到了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。老老实实说，我们打井打了四五年啦，误工不少，起了多大作用呢？一点作用也没起。这可是个问题呀！正想着，忽听她爹喊了她一声，她瞅住八成老汉高兴地跑过去了。

八成老汉一见受训走了三个礼拜的女儿回来了，象是三年没见面似的，他看到丽丽感到十分亲切，把半天来的不高兴都忘掉了。丽丽用赞美的口吻说：“爹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下着这么大的雪还来打井，真是……”一提到打井的事，老汉又不高兴了。丽丽见他不高兴了，十分奇怪：若说是他对打井不满意，可他冒着雪还来了；若说他不是为这个，一提打井他却马上变了脸。当时她没有问他。他们回到家里吃中午饭的时候，因为老汉还是很不高兴，丽丽偷偷问她妈：“我爹今天怎么很不高兴？是不是他身上不舒服啦？”妈说：“那里是！今天下着雪你爹不愿意去打井，你那老公公



定要叫他去——冒着雪去磨洋工，也不是你爹一个人不高兴。到了冬天就打井，到了冬天就打井，打了四年井，浇过一亩地来也算，都把工夫白费了，谁还高兴打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！”这一段话更打动了丽丽的

心。本来，每年冬天打井，丽丽都是积极分子，虽然他们每年打的都是废井，丽丽的入党跟

打这些废井却有很大关系。因为这个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妇女虽然是多数，冬天参加打井的妇女却是少数，只有丽丽和另一个青年妇女两个人。在这一点上丽丽比别的妇女表现得特别积极，再加上她一贯工作好，所以她就被批准入了党。她以前之所以积极参加打井，是因为打井是党支部号召的，只要是党支部号召的工作，丽丽没有不积极干的，说到打的井是不是起作用，她可没想过。去年她妈对打井也发过牢骚，她也认为妈是落后，直到今天，她妈又这么一说，再想想头里听到二小队的反映，她才觉得社里打井的作法确实是有问题的。她今天能想到这一点，她认为是因为她在县里党员

訓練班剛剛學過了“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”。

以前，麗麗只知道努力工作就是思想進步，就可以作一個共產黨員。這次學習以後，才知道並不是那麼簡單。這時，她才想到孫社長他們每年領導群眾打沒用的井，耽誤生產，是個問題，況且群眾又不樂意打，她也才感到盲目服從也是不對的。可又想到：老馬同志和孫社長都是老黨員，難道他們不懂這種做法是不對的？——管他們知道不知道，反正今年我要提意見。

麗麗不願意找老公公，就去找着老馬把自己的意見提了出來。最後她說：“往年打幾十眼井還打不成哩，今年要打一百多眼，更難打成個樣子。我覺着我們不應該一直這樣下去，應該實事求是，想些辦法。”老馬見她突然提出這樣的問題來，他奇怪地看了看她，覺得她實在幼稚極了。他用譏諷的口吻問她：“你說該怎麼辦呢？”麗麗听了這話，又看了看他的臉，覺得他的話里眼里都有刺。她也不管這些，又說：“我覺着打上井沒有用，不如不打，省得耽誤群眾的付業生產，弄得大家一年到頭連個稱鹽打醋的錢都沒有。既要打，就要打有用的井，那怕只打一眼也算，不要五十眼一百眼的，只圖到縣里彙報工作的时候說起來好聽。”老馬哈哈一笑，說：“照你這樣說，各鄉各社都是這樣做着，難道都做錯了嗎？”“不管那個鄉，只要他們的做法跟咱們一樣，就是不對的！”“打井數目是上級黨委布置的，難道上級黨委號召錯了嗎？”“光有好聽的數目字，不問作用怎麼樣，就是錯的。我們黨員作工作應該處處為群眾利益着想，黨員自己，應該時刻拿黨員的八個標準來對照一下自己。”一听這話，老馬看着她笑了老半天才說：“原來是這麼回事啊！這就是說，你剛剛學過黨員的八個標準了，是不是？告你說，

你还在你娘肚子里的时候，我就把党员的八个标准背熟了。你到底还很年轻啊！还谈不到有什么修养，你知道的东西还不多哩。教条是教条，实际是实际，光凭教条办事不解决问题！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的著作堆起来能把你埋住，你才读了几本啦？”“不管说什么，我们不能老这样作下去。打井打了整整四年了，还没见打成一眼，今年的数字更大了，肯定又是白费一冬天工。明知道这样作不对，难道我们还要这样作下去吗？”丽丽说着就有点发了脾气。老马是入党十多年的老党员，“有修养”，他可不动脾气，还是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要知道先锋社是全县的旗帜，咱们要完不成任务，怎么带动全县一百三十一个农业社哩？一个党员光看到本乡这个小圈圈，不顾全面，是会犯错误的。”“这样的带头最好是不带好！”他觉着再跟老马说三天三夜也不顶事，生气地走了。

老马见了孙社长把丽丽提的意见给他学着说了一遍，孙社长觉得孙家坪竟出现了这样的人，实在要算一件怪事，不知她为什么会说那样的话。后来他忽然明白了。他想：一定是八成老漢把动员他冒雪打井、跟他吵了几句的事给她说了，她爹受了点批评，她自私自利，就护着她爹闹意见哩。因又想到她不久就成了他家的人，没有把这一点明告给老马。只说：“年轻人见识少，不要理她！”

三 “没有那么简单的事”

从先锋社打井这件事说来，丽丽总觉得老马不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，必须马上纠正他的错误做法。可她趴在桌子上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个办法来：跟他们讲道理，不起作用；去停止社员们的打井吧，自己只是社里个小队长，没那么大

的权利，愁得她什么似的，連晚飯也沒吃好。丽丽媽走到女兒的身边，摸着她的头髮哄吃奶孩子似的說：“丽丽，俺孩快再吃一点，不吃好会肚疼的。”丽丽抬起头来瞅了她一眼說：“你这是干什么啦！我又不是三岁小孩子，快洗你的鍋去吧！”丽丽媽見老头子跟丽丽都不高兴起来，不知該用什么办法劝解他們才好。她一会儿跑到桌边劝劝女兒；一会儿跑到炕头說說老汉，都不起作用。

丽丽是先鋒社三小队的小队长，全队三十一个男劳动力。关于打井的事，她自己想不出办法来，就把付队长孫虎虎、积极分子孫聚法和孫老肥老汉找来，也叫八成老汉参加，开了一个小会。丽丽把她的意見說了以后，大家十分贊成。可誰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。八成老汉說：“反正打井不起作用，别的队要打，叫他們打吧，咱們不打了。有工夫咱們办点正經事。”丽丽說：“打井也是正經事，只是过去那种光圖打的多，不管有用沒有用不对，咱們要想办法叫打上的井起作用，那怕每年每队只打一眼井也算。再就是咱們要想办法不要因为打井，慢了冬季生产，弄得大家一年到头連个称鹽打醋的零花錢也沒有。”老肥老汉說：“咱这地方土漏，光打不砌，存不着水，咱們每年光貪打的多，不往好里打，这样再打十年也打不成一眼，我不是小看他們哩！”孫虎虎說：“那該怎么办呢？”大家一下沒了办法。

孫聚法在孫家坪被人們称为“小諸葛”，因为他無論办什么事很会想巧办法。人們越叫他“小諸葛”，他就越向戏上的孔明学，自認為这是大家給的光荣称号。他遇事喜欢皺眉头，在光秃秃的咀下巴空空地捋一下，假設是捋胡須。这时，他又照老样一来，眉头一皺，想出一个好办法說：“看看这样行不行？咱們这个小队今年冬天打井的任务是十三

眼，咱們把全隊分成三個組，每組十個人，一個組打井；一個組搞付業；一個組送糞、拉煤。煤也得拉么，不要光顧打井，到明年春天忙着上地哩，連燒的煤也沒有，不是就……”他還沒說完，老肥老漢就接着說：“你的辦法行不通！十三眼井，三十多個人還打不成個樣子哩，十個人怎么能行呢？”孫聚法說：“不要急，你聽我說。咱們主要打一眼，最後悞上一天工夫深深淺淺挖它十來個坑子，湊夠數不就行了嗎？”大家覺得他的辦法很好，就怕老馬跟孫社長通不過。麗麗提意見叫虎虎回去跟他爹——孫社長說說。開頭，虎虎不敢答應這件事，因為他向來還沒給他爹提過意見。後來他想到這是關乎群眾利益的事，自己又是團員，就應承下了。

虎虎回到家里把三小隊提的意見跟他爹一說，他爹也是用奇怪的眼光看了他一眼，想道：小狗日的，什麼時候學會這一套的！便說：“年輕人想的可不錯，沒有那麼簡單的事！”說罷，不理他了。虎虎工作積極，勞動好，就是咀上來不得，常常是把應說的話說完就沒說的了，再加上爹不理他，他只好撅着咀沒辦法，只發愁沒法交待自己的未婚妻——麗麗。後來，孫社長突然又問他：“這話是誰叫你来跟我說的？”虎虎老老實實地說：“麗麗。”孫社長听了這話又生了氣：“嘿！想不到她這麼厲害！——她說什麼你就听她什麼？因為我批評了她爹幾句，她就向着她爹跟我鬧意見哩，你也向着她跟我鬧意見嗎？何況我是為了工作；她是為了鬧私人成見，象你這樣沒腦子的東西，一輩子也入不了黨！早知道她還是這樣落后，瘋子才介紹她入黨哩！”原來麗麗入黨，就是她的老公公——孫社長的介紹人。虎虎受了爹的碰，就去向麗麗如實作了彙報，气得麗麗罵他道：“長

了張咀大概就只会吃飯，一个皮錢的事也办不了！一点斗争精神也沒有！象你这样，一輩子也入不了党！”父亲跟爱人都說他入不了党，弄得他也不知道听誰的才对。自己一捉摸，还是丽丽对，他才說了这么一句話：“我以后好好鍛炼吧！”丽丽生气沒理他。后来她想道：反正冬季生产、送粪这些工作孫社长在社員大会上也布置过，他不领导执行是他的不对，我們这样作才是对的。因此：她計劃从明天起，就开始执行他們几个人头里研究的計劃。

四 一輛送粪車

雪，只下了半天就停了，第二天是个好天。

因为今天报社的記者就要来，老馬催动孫社长，孫社长催动各队长，各队长催动全体社員，要爭取今天作到全体出动。給报社記者看見，保險能当作典型材料写篇文章在报上登登。

老馬吃罢早飯也出了馬，他要到地里亲自檢查一番，看看象不象个轟轟烈烈的样子。

老馬出了村剛走了半里来地，他碰上了一輛送粪的牛車，赶車的就是馮八成老汉。他一見就知道这是丽丽出的主意，他認為这会影响全社的打井工作，因此，他急忙拉住八成老汉，問他：“誰叫你送粪的？”八成老汉說：“这是社长开会布置过的。社长布置下，社員不能不执行。”“我不信！你要送粪，井还打不打了？”“粪要送，井也要打么。”

“知道！可是打井是重点，今天必須全体参加打井。赶快給我拉回去！”“既然拉到这里，这一車总得拉到地里。”說罢，他喊了一声“达”，把牛揍了一鞭，半通半不通地就往前走。气得老馬什么似的跑到牛前把牛头拉住說：“老八